信陽子卓錄

序

余昔時讀書赤巖精舍環山志講論夜則青燈熒照鳥語松濤霜[illegible]不須四時佳趣觸目會心覺活水源頭汩汩流露喟然歎曰孔子浮雲富貴孟子得志弗為豈無為而云然哉夫天理人欲毫釐千里人物所異幾希舜蹠止分善利學者不於是辨機關劄硬寨則大道渾茫從何入手大學云格致誠正中庸云明善誠身知行並進近道入德功夫確有準程然而古今世局理亂變更聖賢豪傑窮達隱見殊途而同歸百慮而一致儻漫無主宰隨

人步趨或膠執成見輕議古人俱非眞知確行大易
稱顏子曰不遠復无秪悔其自言曰博文約禮此顏
子之所以能卓立也由是前言往行旁搜精擇取其
切近身心裨益政治可爲法則者附以管見略爲論
次隨筆劄記以牖吾知以翼吾行旣而叨厠科名迴
翔仕路締交當世賢人君子剖析義理砥礪廉隅愈
堅初心不敢縱逸遭逢
聖明簡擢歇歷中外四十餘年已皤然老叟矣追憶
生平迂疎鈍拙任大投艱險阻備嘗甘苦自悉豈敢
云洞察人情物理而隨時順應運用無方哉惟是夙

夜戰兢理欲大閑勉強把握上念
天恩報稱之爲難下念我輩始終一節之匪易愈覺
書傳所載一一印合而前言往行不我欺也爰是檢
校編次分析卷帙名曰卓録用以自勗且貽後人信
陽子自識

信陽子卓錄總目

信陽子卓錄卷一

及門諸

道體

朱子曰天地之間只有動靜兩端循環不已此之謂易而其動其靜必有所以動靜之理乃所謂太極也愚謂人日用之間亦只有動靜兩端循環不已亦所謂易也而其所以動靜之合乎道者亦所謂太極也

太極者理也陰陽者氣也動靜者理氣之妙運也

有是理必有是氣故有太極便生兩儀有是氣必具是理故兩儀既判太極即具於其中故曰一物一太極又曰萬物共一太極

理是氣之主氣是理之具二者原不相離故曰二之則不是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陰陽形而下之器也陰陽之理道也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人之動作威儀形而下者也其理則形而上者聖人制而行之謂之禮施之天下謂之法習矣而不察由之而不著是不能由器以察理故曰終身由之不知其道

易是君子而時中之道

眞西山曰即吾心觀之方喜怒哀樂之未發渾然一性而已當無形無象之中萬理畢見非所謂無極而太極乎

房氏易傳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固非今日有太極明日方有兩儀後日乃有四象八卦也又非今日有兩儀而太極遁明日有四象而兩儀亡後日有八卦而四象隱也太極在天地之先而不爲先在天地之後而不爲後此說可補注疏

楊氏愼曰孔子云易有太極其說有本乎曰有洪範皇極是也皇極者人之極也大傳曰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三極者何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天地人形也陰陽剛柔仁義道也天以陰陽之道而立爲天地以剛柔之道而立爲地人以仁義之道而立爲人猶屋之有極而立爲屋也三極者參而三矣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獨無所謂一乎太極者一也一者理也極之爲言至也屋極之極有形也無形之極則曰太極濂溪周子恐人滯於形泥於象曰無

極而太極又曰太極本無極強名之上又加強名陸子靜以爲贅不知聖人立言爲鈎深致遠者設不爲泥象滞形者設也

程子曰性即理也理則自堯舜至於塗人一也此論本然之性又曰才稟於氣氣有清濁稟其清者爲賢稟其濁者爲愚此論氣質之性

性即理也故孟子言性善論性不論氣不備故程張兼氣質而言自程張之説出荀楊韓之説不辨而自明故朱子以程子爲密

理無不善而陰陽五行之氣以生人物其交感錯綜

蓋參差不齊而清濁純雜於是焉分而賢愚善惡出矣雖有賢愚善惡之分然本然之善未嘗不存乎其中但賢者因其氣之清而能明其理有其善愚者因其氣之濁以蔽其理而失其善流於惡矣故孟子言性善是專就所禀之理而言孔子言性相近兼氣禀而言韓退之言性有三品是專就氣禀而言程子言性固善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是兼理與氣而言如清者為水濁者亦為水蓋水之源本清流出來便有清有濁理之原本善禀於人便有善有惡故論性至周程張朱始備若荀子言

性惡楊子性善惡混失之遠矣

劉子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中也命也即天命之性也

廓然而大公者性也物來而順應者情也性者情之體情者性之用此性所以無内外也

天道流行命也命賦於人性也性與心俱生者也性體無為人心有覺故心統性情

性純是理故有善而無惡心雜乎氣故有善不能無惡朱子曰心比理則微有迹比氣則又靈又曰心是氣之靈爽

程子言性即理也象山言心即理也此是則彼非彼是則此非安可不明辨之昔吾夫子贊易言性屢矣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曰成之者性曰聖人作易以順性命之理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詳味此數言性即理也明矣於心亦屢言之曰聖人以此洗心曰易其心而後語曰能悅諸心夫心而曰洗曰易曰悅洗心而曰以此詳味此數語謂心即理也其可通乎孟子曰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尤為明白故學而不取證於經書一切私心自用未有不誤者也

古人多言私欲爲人性之蔽至張子程子皆言氣質之性則知爲人性之蔽不獨私欲而亦拘於氣質故朱子必兼氣稟私欲言之

先儒言情是性之動意是心之發發動二字亦不相遠而說得情意二字分明蓋情是不待主張而自然發動者意是主張如此發動者不待主張者須是與他做主張方能中節由此心主張而發者便有公私義利兩途須要詳審二者皆是要慎獨工夫

動亦定靜亦定性之本體然也動靜之不常者心也

聖人性之心即理理即心本體常自湛然了無動靜之別常人所以膠膠擾擾曾無須臾之定貼者心役於物而迷其性也夫事物雖多皆性分中所有苟能順其理而應之亦自無事然而明有未燭誠有弗存平時既無所主臨事自然失措故必誠明兩進工夫純熟然後定性可得而言

性之本體未感物時渾是善到感物而動則有善有不善周子所謂幾也

天命性道德皆天理也自其出於天者謂之天命元亨利貞是也天命賦於人者謂之性仁義禮智是

也率性而行莫不各有親義別序信之道所謂道
也行是道而得仁義禮智之性於心所謂德也合
而言之莫非天理也然所以具天命之性行率性
之道得仁義禮智之德全天理之體用者皆本於
心故張子橫渠曰心統性情
仁義禮智即是性循此性而行即是道行道而有得
於心即是德性之眞實無妄即是誠性之所從出
即是命盡是性於心即是忠推是性於人即是恕
然則性者萬物之統宗歟
仁至難言孔子之答問仁皆止言用力之方孟子亦

未嘗明言其義其曰仁人心也蓋見其甚切於人而不可失爾李延平謂孟子不是將心訓仁其見卓矣然學者類莫之察往往失其旨歷觀先儒之訓惟程伯子所謂渾然與物同體似為盡之且以為義禮智信皆仁則燦然之分無一不具惟其無一不具故徹頭徹尾莫非是物此其所以為渾然也張子西銘其大意皆與此合他如曰公曰愛之類自同體而推之皆可見矣

朱子曰程子言仁本末甚備今撮其要不過數言蓋曰仁者生之性也而愛其情也孝弟其用也公者

所以體仁猶克己復禮爲仁也學者於前之三言可以識仁之名義於後一言可以識用力之方矣舉止不可不慎其幾一毫之差悔不可追

或謂性固善也然求之天下其能爲善者無幾何也曰此氣質之異非性之罪也先儒橫渠張子嘗言之矣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蓋天地之所以與人者莫非純粹至善之理此所謂天地之性也人之受之則所值之氣不同或清而純或濁而雜其性亦隨而異此所謂氣質之性也天地之性本無不善氣質之性則有善有

不善苟有以反之則雖不善者可復而善反之之道奈何曰由治己而言則有學由治人而言則有教閑邪存誠克己復禮此治己之學也學之功至則己之善可復矣道德齊禮明倫正俗此治人之教也教之功盡則人之善可復矣

屠長卿曰命烏可不知哉古人云義命又云性命義命原非兩物定分所在即命也知其爲分而安之即義也性命亦非兩物善惡純疵稟之於有生者即性也因善惡純疵所感而吉凶禍福隨之以定即命也

王鏊論性善云欲知性之善乎盍反而內觀乎寂然不動之中而有至虛至靈者存焉湛兮其非有也窅兮其非無也不墮於中邊不雜於聲臭當是時也善且未形而烏有所謂惡者哉烏有所謂善惡混者哉烏有所謂三品者哉性其猶鑑乎鑑者善應而不留物來則應物去則定鑑何有焉性惟虛也惟靈也惡安從生其生於蔽乎氣質者性之所寓也亦性之所由蔽也氣質異而性隨之譬之珠焉墜於淵澄則明墜於濁水則昏墜於汙穢則穢淵澄上智也濁水凡庶也汙穢下愚也天地間腷

塞充滿皆氣也氣之靈皆性也人得氣以生而靈隨之譬之月在天物各隨其分而受之江湖淮海此月也池沼此月也溝渠此月也坑塹此月也豈必物物而授之心者月之魄也性者月之光也情者光之發於物者也其所論說後儒多未之及

易繫辭曰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

按人之生也氣聚而精凝則顯而可見是爲物及其死也氣散而魂遊則隱而不可見是爲變謂之變則與物無異矣伊川程子曰既是變則存者亡堅者腐原無物也鬼神之情狀隱顯聚散而已隱

顯理也聚散氣也自其理之隱顯則知鬼神之情自其氣之聚散則知鬼神之狀理其情也氣其狀也朱子曰精氣爲物是合精與氣而成氣魂而精魄也變則是魂魄相離獨說遊魂而不言魄而離魂之意自可見矣西山眞氏曰人之生也精與氣合而已精血之類是流滋一身者故屬陰氣是能知覺運動者故屬陽二者合而爲人精則魄也目之所以明耳之所以聰者即精之爲也此之謂魄氣充乎體凡人心之能思慮有知識身之能舉動與夫勇決敢爲者即氣之所爲也此之謂魂人之

少壯血氣強故䰟魄盛此所謂伸及其老也血氣既耗䰟魄亦衰此所謂屈也既死則䰟升於天以從陽魄降於地以從陰所謂各從其類也䰟魄合而生離而死故先王制祭享之禮使爲人子孫盡誠以焫蕭之屬求之於陽灌鬯之屬求之於陰求之既至則䰟魄雖離而可以復合故禮記曰合鬼與神教之至也神指䰟而言鬼指魄而言此所謂屈而伸也至若造化之鬼神則山澤水火雷風是也日與電皆火也月與雨皆水也此數者合而言之又只是陰陽二氣而已二氣流行於天地間萬

物賴之以生長斂藏此即所謂鬼神今人以幽暗不可見者爲鬼神殊不知山峙川流日照雨潤雷動風散乃分明有迹之鬼神故伊川曰鬼神者造化之迹又曰鬼神天地之功用橫渠曰鬼神二氣之良能

表表中庸䟽曰天地無爲而鬼神司其吉凶故曰功用造化無象而鬼神顯然有物故曰迹張子謂二氣之良能亦就感應之自然者而言朱子以隂陽之靈氣說鬼神靈即良能也

或問鬼神於魏鶴山答云風雨霜露無非教也此天

之神地載神氣風霆流行庶物露生此地之神維嶽降神生甫及申此山川之神清明在躬志氣如神此人之神也

易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吳澄云河圖者羲皇時河出龍馬背之旋毛後一六前二七左三八右四九中五十以象旋毛如星點而謂之圖羲皇則其陽奇陰耦之數以畫卦生蓍洛書者禹治水時洛出神龜背之拆文前九後一左三右七中五前之右二前之左四後之右六後之左八以其拆文如字畫而謂之書禹則其自一至九之數以敘洪範

九疇洛書雖出於畫卦生蓍之後而并言之者亦言其理之一如言蓍筮而并及龜卜也此說可與朱子啓蒙相發明圖之畫卦書之敘疇曉然無疑

朱子易學啓蒙曰河圖以五生數合五成數而同處其方蓋揭其全以示人而道其常數之體也洛書以五奇數統四耦數而各居其所蓋主於陽以統陰而肇其變數之用也中為主而外為客故河圖以生居中而成居外正為君而側為臣故洛書以奇居正而耦居側王氏子充曰洛書之奇耦相對即河圖之數散而未合者也河圖之生成相配即

洛書之數合而有屬者也二者蓋名異而實同也謂之實同者蓋皆本於天一至地十之數謂之名異者河圖之十洛書之九其指各有在也是故自一至五者五行也自六至九者四象也而四象即水火金木也土爲分旺故不言老少而五之外無十此洛書之所以止於九也論其方位則一爲太陽之位九爲太陽之數故一與九對也二爲少陰之位八爲少陰之數故二與八對也三爲少陽之位七爲少陽之數故三與七對也四爲太陰之位六爲太陰之數故四與六對也是則以洛書之數

而論易其陰陽之理奇耦之數方位之所若合符
節雖繫辭未嘗明言然即是推之如指諸掌矣
邵子曰象起於形數起於質名起於言意起於用天
下之數出於理違於理則入於術世人以數而入
術故失於理也
楊慎璅語云天地之數始於一終於十聖人虛二以
畫八卦八者耦之方也虛一以敘九疇九者奇之
圓也卦以耦為用故有應則吉疇以奇為用故有
對則凶
王弼易略曰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

在意得意而忘象猶蹄者所以在兎得兎而忘蹄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然則言者象之蹄也象者意之筌也此理窟妙解

楊愼曰先天之易乾兌離震在左巽坎艮坤居右蓋乾南坤北以定上下離東坎西以列左右此天地陰陽之定位而人物之生必得是理必禀是氣所謂性之體也至於文王八卦乃以坎離居南北之正所以位天地而命萬物者莫不本諸此而坎之二爻則自乾來離之二爻則自坤來故記所謂坤之正位變乾爲離乾之正位變坤爲坎是也坤道

之光而爲離故離火外明以明自外來也元是坤
之本體故曰畜牝牛吉乾元之精而爲坎故坎水
内明以明根乎中也元是乾之本體故曰有孚維
心亨乃以剛中也大抵陽居尊而陰居卑陰爲虛
而陽爲實此性之定體即乾南坤北是也陽以剛
實居中而陰以文明發諸外此不覩不聞之極功
所以爲性之用即離南坎北是也
胡氏庭芳曰文王十二月卦自復卦一陽生冬至十
一月中至乾卦六陽生小滿四月中爲純陽之卦
陽極則陰生故姤卦一陰生夏至五月中至坤卦

六陰生小雪十月中爲純陰之卦陰極則陽生又繼以十一月之復焉陰陽消長如環無端不特見之卦畫之生如此而卦氣之運亦如此自然與月之陰陽消長相爲配合大傳所謂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於此可見

王氏禕曰天地之間親乎上者爲陽自上而下四萬二千里乃曰陽位親乎下者爲陰自下而上四萬二千里乃曰陰位旣有形名難逃度數且一歲者四時八節二十四氣七十二候三百六十日四千三百二十辰十二辰爲一日五日爲一候三候爲

一氣三氣為一節二節為一時四時為一歲一歲以冬至節為始是時也地中陽升凡一氣十五日上升七千里三氣為一節一節四十五日陽升共二萬一千里二節為一時一時九十日陽升共四萬二千里正到天地之中而陽合陰位陰中陽半其氣為溫而時當春分之節也過此陽升而入陽位方曰得氣而升亦如前四十五日立夏立夏之後四十五日夏至夏至之節陽升通前計八萬四千里以到天乃陽中有陽其氣熱積陽生陰一陰生於三陽之中自夏至之節為始是時天中陰降

凡一氣十五日下降七千里三氣爲一節一節四十五日陰降共二萬一千里二節爲一時一時九十日陰降共四萬二千里以到天地之中而陰交陽位陽中陰半其氣爲凉而時當秋分之節也過此陰降而入陰位方曰得氣而降亦如前四十五日立冬立冬之後四十五日冬至冬至之節陰降通前計八萬四千里以到地乃陰中有陰其氣寒積陰生陽一陽生於二陰之中自冬至之後一陽復升如前運行不已周而復始不失其道冬至陽生上升而還天夏至陰生下降而還地夏至陽升

到天而一陰來至冬至陰降到地而一陽來至故曰冬至夏至陽升於上過春分而入陽位以離陰位陰降於下過秋分而入陰位以離陽位故曰春分秋分凡冬至陽升之後自上而下非無陰降也所降之陰乃陽中之餘陰止於陽位中消散而已縱使下降得位與陽升相遇其氣絕矣凡夏至陰降之後自下而上非無陽升也所升之陽乃陰中之餘陽止於陰位中消散而已縱使上升得位與陰降相遇其氣絕矣陰陽升降上下不出於八萬四千里往來難逃於三百六十日即溫涼寒熱之

四氣而識陰陽即陽升陰降之八節而識天地以天機測之庶達大道之緒餘若以口耳之學較量於天地之間安得籌算而知之乎

漢書注云四千五百歲爲一元一元之中陽厄一陰厄四陽厄旱陰厄水初入元百六歲有厄故云百六之會

卦之反對皆六陰六陽也在易則六陽六陰者十有二對也去四正者八陽四陰八陰四陽者各六對也十陽二陰十陰二陽各三對也○此李挺之所傳變卦圖以三陰三陽爲主而變者也六陽六陰

十二對者否變泰咸恒豐旅漸歸妹渙節既未濟六對泰變否損益噬嗑賁隨蠱困井既未濟六對四正者初經則乾坤坎離重卦則頤中孚大小過去之則八陽四陰八陰四陽各六對者遯變大壯需訟無妄大畜睽家人兌巽革鼎六對臨變觀明夷晉升萃蹇解艮震蒙屯六對十陽二陰十陰二陽姤變夬同人大有履小畜三對復變剝師比謙豫三對卦之反對者凡五十六而此有三十對者否泰既未濟司啓閉之節當四隅之位故重用一卦所以先天卦氣圖每於寅申巳亥一氣交處重

用四爻以圖觀之否既濟泰未濟正當天門地戶人路鬼方陰陽出入變化之道也所謂四正者乾坤坎離八正者兼頤中孚大小過皆取其反覆不變以爲群變之宗後天卦氣所謂四正則坎離震兌八風謂之八正之氣則兼乾坤艮巽以其居四方四維之正也先天易之體應天之氣者體先致用也後天易之用應地之方者用先立體也是故先天取其卦之正後天取其位之正以卦而言則先天八正卦之象反覆不變以位而言則後天八正卦之數反覆不變也

圓者星也曆紀之數其肇於此乎方者土也畫州井地之法其倣於此乎

圓者河圖之數方者洛書之文故羲文因之而造易禹箕敘之而作範也○河圖無十散爲九位洛書有十聚爲五類無十者地未成形造物之初天之氣數也故圓以象天有十者地已成形生物之後地之形數也故方以應地易者道之變化範者事之法則圓者爲用非體不立八卦數耦用之體也方者爲體非用不行九疇數奇體之用也河圖九而卦止於八以五代九則八數方而奠位然中虛

天九以待八者之用則體無非用矣洛書十而疇止於九去十用五則九數圓而運行然中建皇極以幹八卦之體則用無非體矣是故天下事物虛之則體無非用實之則用無非體理之自然也先天圖外圓為天內方為地圓者河圖之數也方者洛書之文也繫辭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畫易之初蓋兼乎河洛之數備乎方圓之理矣惟變易之道以天為宗所以大禹重衍洪範以地承天夫天究於九地盡於十九十者天地之終也究則不中盡則無變聖人弗用也是故河圖之數四十

五八卦之數三十六一八二七三六爻數皆九非不用九也藏九於八也洛書之數五十五九疇之數四十五始於五行終於六極實有十事非不用十也藏十於九也藏九於八以體藏用則用不窮藏十於九以用藏體則體不窮此天地變化之機聖人用數之法也

蜀梁山孝廉來先生諱知德隆慶時讀易於求溪二十九年文王序卦孔子雜卦悟錯綜取象之義而作易注其言曰錯者陰陽相對陽錯其陰陰錯其陽如伏羲圓圖乾錯坤坎錯離八卦相錯是也綜即今

織布帛之綜一上一下如屯蒙之類本是一卦在下爲屯在上爲蒙載之文王序卦是也定天下之象如乾坤相錯則乾馬坤牛之象名震艮相綜則震雷艮山之象名是也論象有卦情之象如乾卦本馬而言龍以乾道變化龍道變化故以龍言之有卦畫之象如剥言宅言牀言廬者因五陰在下列於兩旁一陽覆於其上如宅如牀如廬是也有卦體大象之象凡陽在上者皆象艮巽陽在下者皆象震兌陽在上下者皆象離陰在上下者皆象坎如益象離故言龜大過象坎故言棟是也有以

中爻取象者如漸卦九三婦孕不育以中爻二四合坎中滿也九五三歲不孕以中爻三五合離中虛也有將錯卦立象者如履卦言虎以下卦兌錯艮也有因綜卦立象者如井與困相綜巽爲市邑在困爲兌在井爲巽則改爲邑矣有即陰陽而取象者如乾爲馬本象也坎與震皆得乾之一畫亦言馬坤爲牛本象也離得坤之一畫亦言牛是也必有相因而取象者如革卦九五言虎者以兌錯艮艮爲虎也上亦即以豹言之豹次於虎故相因而言豹也凡此象都是無此事無此理而止立其

象如金車玉鉉之類皆藏於伏羲文王二圖錯綜之中易曰錯綜其數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余與潛菴湯先生論來注俱服其精深而許酉山終以缺圓圖少之何哉

在天則乾坤相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而氣化行焉在人則男女相對剛柔摩盪水火相濟而形氣生焉對待者數也伏羲圓圖之錯也如乾與坤相錯坎與離相錯之類是也流行者氣也文王序卦之綜也如屯與蒙同二陽四陰之卦上下相綜兩卦止作一卦之類是也所謂相綜者同一卦畫上視

爲蒙下視爲屯餘卦倣此來瞿唐深悟錯綜之妙
發程朱所未發
易解知變化之道云天地因圖以著數所以啓聖人
之獨智聖人因數以演易所以終天地之全功
黃鐘黃者中之色君之服也鐘者種也陽氣施種於
黃泉孳萌萬物爲六氣元始於子在十一月大呂
呂旅也言陰大旅助黃鐘宣氣而芽物也位於丑
在十二月太簇簇奏也（奏進也）言陽氣大奏地而達物
也位於寅在正月夾鐘言陰夾助太簇宣四方之
氣而出種物也位於卯在二月姑洗洗潔也言陽

氣洗物辜必也潔之也位於辰在三月中呂言微陰始起未成著於其中旅助姑洗宣氣齊物也位於已在四月蕤賓蕤繼也賓導也言陽始導陰氣使繼養物也位於午在五月林鐘林君也言陰氣受任助蕤賓君主種物使長大茂盛也位於未在六月夷則則法也言陽氣正法度而使陰氣夷當傷之物也位於申在七月南呂呂任也言陰氣旅助夷則任成萬物也位於酉在八月無射射厭也言陽氣究物而使陰氣畢剝落之終而復始無厭已也位於戌在九月應鐘言陰氣應無射該藏萬物

而雜陽閡種也位於亥在十月三統者天施地化人事之紀也十一月乾之初九陽氣伏於地下始著爲一萬物萌動鍾於太陰故爲天統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六月坤之初六陰氣受任於太陽繼養化柔萬物生長楙之於未令種剛彊大故爲地統立地之道曰柔與剛乾知大始坤作成物正月乾之九三萬物棣替也通旅出於寅人奉而成之仁以養之義以行之令事物各得其理寅木也爲仁其聲商也爲義故太簇爲人統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后以裁成天地之道輔

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此三統之謂矣張子曰班固有二長焉錯綜變化而脉絡貫通則長於文談理若畫沙印泥而適合乎孔孟之旨則深於理

邵子曰乾生於子坤生於午坎終於寅離終於申以應天之時也此指春夏秋冬之時而言也又曰坎離得位而兑艮爲耦以應地之方也此指東南西北之方而言也又曰置乾於西北退坤於西南朱子謂自乾南坤北而交則乾北坤南而爲泰矣此指天地上下而言也

古之占法一爻變以變爻爲主二爻變占事之始終

三爻變以二卦彖辭占事之始終四爻變以二爻不變占事之始終全不變以本卦彖爲主全變以之卦彖爲主

信陽子卓録卷一

信陽子卓録卷二

及門諸子較

致知

朱子曰知者心之神明所以妙衆理而應萬事也故知不昧斯能妙衆理而應萬事日用之間知最爲切要或茫不知理之所在而應事不差者鮮矣

欲淡則心清心清則理見

但明其理而不求諸事則所明之理虛而無用但求諸事而不明其理則所求之事未必皆出於理之

正必明其理而求諸事求之事而明其理俾理在於事皆有的實事合乎理而不違戾斯理明事當而知行兩得矣

嘗讀易敬以直内義以方外以爲爲學之要無以易此而未知其所以用力之方也及讀中庸見其所論修道之教而必以戒謹恐懼爲始然後得夫所以持敬之本又讀大學見其所論明德之序而必以格物致知爲先然後得夫所以明德之端既而觀夫二者之功一動一靜交相爲用又有合乎周子太極之論然後知天下之理幽明鉅細遠近淺

深無不貫乎一者

觀書先須熟讀使其言皆若出於吾之口繼以精思

使其意皆若出於吾之心然後可以有得

求放心只在專一果能專一則靜靜則明明則自無

遮蔽既無遮蔽須自有舒泰寬展處孟子專心致

志之言乃求放心之註解也

司馬君實曰用力多者收功遠其所精誦乃終身不

忘也嘗言書不可不成誦或在馬上或終夜不寢

時誦其文思其義所得多矣此讀書法也學者不

可不知

張子曰讀書少則無由考校得義精蓋書以維持此心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讀書則此心常在不讀書則終看義理不見書須成誦精思多在夜中或靜坐得之不記則思不起但通貫得大原後書亦易記所以觀書者釋已之疑明已之未達每見每加新益則學易進矣今於不疑處有疑方是進朱子曰近覺先生成誦之說最爲捷徑蓋未論看得義理如何且是收得此心有歸著處不至走作然亦須專一精研使一書通脫爛熟都無記不起處方可別換一書乃爲有益張朱二子與君實

論讀書法相同古人用功精密於此可見學者苟能如此盡心何患不成

理載於心故非存心則無以窮理心具夫性故非知性則無以盡心孟子言心言性非不分明學者往往錯認何也求放心只是初下手工夫盡心乃其極致中間緊要便是窮理窮理須有漸次至於盡心知性則一時俱了更無先後可言如理有未窮此心雖立終不能盡吾心盡與不盡反觀內省亦必自知不盡而自以為盡是甘於自欺非有志於道者

易簡而天下之理得乃成德之事若夫學者則博學
審問愼思明辨篤行廢一不可循是五者以進所
以求至於易簡也茍厭夫學問之煩而欲竟達於
易簡之域豈所謂易簡者哉大抵好高欲速學者
之通患

爲學最要務實知一理則行一理知一事則行一事
自然理與事相安無虛泛不切之患

聖賢之書垂訓萬世本欲開明天理使人反求諸身
心而得其實自朱子沒士子習誦其說者率多以
爲出身干祿之階梯而不知反己以求其實聖賢

垂訓之意果安在乎

體驗二字學者最親讀書皆須體驗放自己身上來不然則書自書我自我矣濟甚事

楊龜山語羅仲素曰某嘗有數句教學者讀書之法云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從容默會於幽閒靜一之中超然自得於書言象意之表

讀書須是看聖賢用心處自處臨事時一一要使

𧢻書以已體驗固爲親切然亦須徧觀衆理而合其歸趣乃佳若只據已見却恐於事理有所不周欲徑急而反疎緩也

講習孔孟書孔孟往矣口不能言須以此心比孔孟之心將孔孟心作自己心要須自家說時孔孟點頭道是方得不可謂孔孟不會說話一向任己見說將去

窮理者窮人物之理也人則有降衷秉彝之性物則有水火木金土之性以至萬物萬事皆有當然之理於衆理莫不窮究其極而無一毫之疑所謂窮理也窮得人之理必須盡仁義禮智之性窮得事物之理必須使事物各得其宜所謂盡性也理也性也皆天命之元亨利貞也窮理盡性與天命無

一毫之間所謂至命也窮理盡性至命雖無彼此之殊略有先後之序此先儒之成說愚竊述之

窮理格物先從性情上窮究則見得仁義禮智渾然全具於吾心惻隱羞惡辭讓是非隨感而發就從此力加操存省察推廣擴充此便是源頭工夫根本學問又於日用事物人倫天地山川禽獸草木莫不究極其所以然明而禮樂幽而鬼神日月之更迭寒暑之往來歲月之交遷古今風氣盛衰國家治亂興亡民之安危兵之勝敗無不窮究方為窮理致治之學

先儒曰在物爲理處物爲義如君之仁臣之敬父之慈子之孝之類此在物之理也於此處之各得其宜乃處物之義也

古人爲文章或以明道德或以通當世之務如典謨之言皆明白易知無深怪隱僻之語至如諸葛孔明出師表亦何嘗雕刻爲文而誠意溢出至今使人誦之自然忠義感激近世文士不究道德之本不達當世之務有詞雖艱深意實淺近即使過於相如揚雄何裨實用

尉遲楚學爲文問於空同子空同子曰此非力之可

爲也聖賢道德之光積於中而發於外故其言不文而文譬如天地之化雨露之潤物之䰟魄以生華蔓毛羽極人力所不能爲孰非自然哉故學於聖人之道則聖人之言莫之致而致之矣學於聖人之言非惟不得其道幷其所謂言亦且不能至矣

呂柟云王守仁以良知教人是渾淪說話若聖人教人則不如是人之資質有高下工夫有生熟學問有淺深不可槩以語之是以聖人教人或因人病處說或因人不足處說未嘗執定一言至於立成

法詣後世則曰格物致知曰博文約禮蓋渾淪之言可以立法不可因人而施

東萊呂氏曰讀史既不可隨其成敗以爲是非又不可輕立意見易出議論須揆之以理體之以身平心熟看參會積累經歷諳練然後時勢事情漸可識別又曰觀史如身在其中見事之利害時之禍患必掩卷自思使我遇此等事當作何處置如此觀史學識可進此深得孟子知人論世之意可爲讀史法

屠長卿云學道之人精專且久無有不成者蟲之祝

子蟬之脫殼精也犀之孕月蚌之胎珠專也繩之鋸木水之穿石久也精專且久凡物亦有成者鶴鹿之長年是也外道亦有成者外道仙人之神是也精魅亦有成者猿狐山鬼之通靈是也然鶴鹿雖壽人得而殺之不通性靈故也外道雖神慾得而嬈之不聞大道故也精魅人得而治之不行正道故也況聞大道行正事養性靈而精專且久何患不成哉不精不專不久僥倖而求速效非有志者也

昌黎韓氏曰夫百物朝夕所見者人皆不注視也及

覩其異者則共觀而言之夫文豈異於是乎漢人莫不能爲文獨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爲之最然則用功深者其收名也遠若皆與世浮沈不自樹立雖不爲當時所怪亦必無後世之傳也

李德裕曰魏文典論稱文以氣爲主氣之清濁有體斯言盡之矣然氣不可以不貫不貫則雖有英詞麗藻不得爲金璞之寶矣鼓氣以勢壯爲美勢不可以不息不息則流蕩忘返亦猶絲竹繁奏必有希聲窈眇聽之者悅聞如川流迅激必有洄洑逶迤觀之者不厭從兄瀚常言文章如千兵萬馬風

恬雨齋寂無人聲蓋是謂也

信陽子卓録卷二